



投稿邮箱

hxdbfhn@163.com

握尺子的手

●蔡晓菲

前段时间带儿子去游乐园，他指着呼啸而过的过山车非要坐。工作人员招呼着他过去量身高，果然距离120厘米还差一大段。儿子不甘心，站得笔直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可惜还是差了10厘米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旁边的小朋友一个个被放进去。他扒着栏杆看过过山车从头顶飞过，一路都在念叨：“妈妈，我就差一点点。”“每天好好吃饭，过几天就长高啦。”我安慰他，随口一说，他当了真。

从那天起，每天晚饭后他都去拿卷尺，自己脱鞋，脚后跟贴紧门框，后背挺得笔直，仰头喊：“妈妈，快来看看我长高了多少啦？”我用卷尺一拉，在他头顶画一道线，110.2厘米，比那天高了0.2厘米，他光着脚丫一个劲儿地蹦。第二天又跑来：“再量量，我觉得我又长高了。”

墙上很快爬满歪歪扭扭的铅笔线，一道压着一道，每道旁边写着日期。铅笔落下的瞬间我忽然有些恍惚，面前这个贴紧门框的小小背影，与记忆里另一个背影叠在了一起。

老家的木头门框是深棕色的，上面密密地刻着细痕。每次放暑假父亲都把我叫过去：“脱鞋，脚后跟并拢，抬头挺胸。”他握着那把黄绿色的卷尺，铁皮头按在我的头顶，另一只手“滋”的一声拉下去。他猫着腰凑近了看，再把年份和数字刻在旁边。有一年我偷偷踮了脚，第二天他让我重新站过去量，我老老实实贴紧门板，他照旧划了一道，拍拍我肩膀，没说什么。

后来我上高中住校，大学毕业后工作，门框上的刻痕一直停在一米六。某年春节回去，我站到老门框前，头顶越过最后那道刻痕一小截。父亲端着茶杯路过，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，没再拿卷尺，转身去厨房续水了。是啊，我已经不是那个每年夏天都会蹿高一截的小孩子了。后来，老房子拆迁，爬满刻痕的门框跟着墙体一起被碾成了渣土。

如今长成大人的我蹲在门前，为儿子标记他的生长，刻痕从这扇门移到那扇门，尺子还是那把尺子，只是握尺子的手，换了一双又一双。

新兵连的日子

●马建东

1972年底，我穿上军装，离开家乡，登上运送新兵的闷罐专列，一路西行，来到武当山脚下。三天后的夜晚，火车停在一个叫“浪河”的小站，这是铁道兵一师三团的驻地，我们新兵连就在浪河站附近。

随着老兵的命令，我们跳下列车，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便道，从半山腰来到山下的一所小学。紧邻小学边上，几座像仓库一样的低矮土房，里面用钢轨架着的四张大统铺就是我们的栖身之所。腊月的鄂西北，夜里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度，新兵们只盖着四斤薄被，挤在一起，倒也不觉得冷。

早晨六点天还未亮，一阵悠扬的起床号和老兵班长的催促声把我们唤醒，我们跟着老兵一路小跑，来到浪河边洗漱，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只能摸起一块石头砸开个窟窿，洗漱完返回营地，塞在杯子里的毛巾已冻成冰疙瘩。

紧急集合是新兵的必训科目，常常睡到半夜，急促的紧急集合号把大家惊得从床上蹦起。第一次紧急集合，大家手忙脚乱穿衣服、捆背包，挎上水壶、背上枪，连长带我们沿着山路一路狂奔。天黑看不清路，只能盯着前面战友胳膊上的白毛巾一路前行。队伍中有人跑着跑着背包颠散了，只好抱着被子跑；有的鞋跑丢了，只能光着脚丫子跑；有的跌到路边的沟里，拉起来继续跑。

三个多月的紧张训练，从队列训练的分解动作，到刺杀训练的一招一式；从射击训练的三点一线，到投弹训练的转腰挥臂，再到战术训练的摸爬滚打，看似简单的动作，我们不知练了多少遍。崭新的军装磨出了窟窿，年轻的脸庞晒得黝黑，这段经历为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紧张的训练也时常夹杂着快乐的时刻。一次休息时，两只饥饿的野兔下山觅食闯进训练场，全连战士你追我赶捉兔子，一片欢叫声，好似塞上木兰围场。唯一一次热水澡是临近春节，各新兵连分批组织到团部澡堂洗澡，人多，澡堂的水洗成了乳白色，但大家很开心，享受了一次难得的“华清池牛奶浴”。

往事如烟，五十多年过去，那段日子已离我们远去，却又好像是在昨天，那些点点滴滴就像是浪河里的一朵朵小浪花，永远镌刻在我记忆里。



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纪念感作

●谭南周

(一)

始发于都泪欲横，金戈指处奋长征。铁流两万五千里，血洒东西南北程。皓月经天坚信仰，烈魂遍地见忠诚。而今历数沧桑史，奇绝冠奇谁媲美？

(二)

变幻风云九秩时，凜然浩气系人思。艰难何比湘江重，谋略堪称赤水奇。草地雪山等闲过，雄关险隘勇驱驰。前途莫忘承传统，长记高擎镰斧旗。



凡骨亦可渡沧海

——评动画影片《八仙！》

●李全伟

三伏天的一个下午，雨后的城市透着几分清爽。我和家人一同观看了牟正洋自编自导的动画电影《八仙！》。这部国风动画，于今年暑期档登陆院线，上映后票房稳步走高，足以看出大众对于传统神话全新改编作品的喜爱。

以往故事里的仙人，天生拥有神通，不食人间烟火。观看《八仙！》时，许多熟悉的画面与元素不断涌上心头：倒骑毛驴的张果老、韩湘子朝夕相伴的玉笛，广为流传的“狗咬吕洞宾”，还有那句家喻户晓的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影片借汉钟离之口道出一句令人回味的台词：“仙不是天生的，是人一步一步活出来的。”片中还有一句信念宣言久久回荡：“不问得失，只认对错。”

静下心来慢慢品味就能明白，所谓神通，从来就不在于随身法宝，最终取决于人内心如何抉择。

很多神话改编作品，习惯塑造完美无瑕、脱离俗世的神仙形象。《八仙！》这部作品另辟蹊径，把镜头对准尚未得道的八位凡人，坦然展现每个人心底的执念、遗憾与柔软。吕洞宾始终没有放下过往的恩怨，心怀侠义，却总习惯独自承受一切；何仙姑一身傲骨，不愿屈从世俗偏见，默默承受外界的压力。八人心中各有牵绊，众人诉求各不相同，隔阂自然难以消除。

我十分理解，八位出身、境遇截然不同的普通人，起初互相提防、各有盘算，正是在一场场险境之中结伴同行，依靠彼此的扶持，才慢慢放下分歧。尽管影片后半段为推进救世主线，一定程度压缩了群像刻画的空间，但对复杂人性细致的描摹，依旧算得上国风动画里亮眼的一笔。

导演拨开厚重仙雾，不再刻意渲染无尽磨难与苦修。他选择用更为温和的叙事方式道出真谛：仙途从来不属于天生的能人，心怀善意、彼此守望，寻常凡骨，亦能横渡沧海。

观看《八仙！》，不同年龄段观众能读出不一样的感悟。年轻观众沉醉于热血冒险与知己情谊，成年人从中体会俗世挣扎与自我和解，孩子们则沉浸在绮丽浪漫的山海奇幻故事里。这是一部真正适合全家一同观看的影片，一家人并肩落座，每个人都能从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感触。

我的晨练“小监工”

●魏世通

我家有个不大不小的露台，朝东，清晨第一缕阳光总是先落在那里。自从搬进这个新居，我每天六点半准时推开露台的门，伸腰、踢腿、慢跑几圈，再打两遍简化太极。起初只是为了活动筋骨，后来渐渐成了一种仪式，仿佛那二十分钟的吐纳，能把一天的浮躁都呼出去。

儿子那会儿刚上初中，对闹钟深恶痛绝，却对我的晨练颇有兴趣。他不练，只爱趴在露台门框边上看，像个小监工。我踢腿时他数数，我打太极时他模仿我的“白鹤亮翅”，姿态夸张得让我忍不住笑场。我也没在意，只当是父子间清晨的一点默契。

可日子一长，我发现了问题。儿子看我的眼神越来越“挑剔”，有时我偷懒少跑两圈，他便在身后悠悠地报数：“爸，今天才八圈啊，昨天可是十圈。”我摆手说累了，他就撇撇嘴，不再说话。更让我难堪的是有一天，我动作敷衍，该蹲的架势没蹲到底，该抬手时只举到胸前，儿子突然学着我的样子比划了一下，然后歪着头问：“爸，你这是打太极，还是在赶蚊子呀？”

我一时语塞，脸上有些发热。

真正让我警醒的，是个周末的早晨。前一晚加班到深夜，我实在不想起来，便在床上赖着。儿子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水杯，认真地问我：“爸，你今天不练了？”我含糊说太累，歇一天。他点点头，转身走了几步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那你昨天还跟我说，做事情要坚持，一天都不能断。”

那句话像一根小针，轻轻扎了我一下。不疼，却让人清醒。我愣了几秒，翻身起床，走向露台。儿子见状，脸上露出那种“计谋得逞”的狡黠笑容，又趴在门框边看。那天我打得格外认真，每个动作都做到位，因为我知道，门框边那双眼睛，比任何监督都管用。

后来我想明白了：露台是我晨练的地方，也是儿子观察我的窗口。我以为自己在锻炼身体，其实也在无意中“锻炼”着他对坚持、自律和诚实的理解。大人常常对孩子说一套，自己做另一套，还总觉得孩子不懂。可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不声不响地看着，记着，然后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，轻轻点破你的漏洞。

如今我依旧每天去露台晨练，动作越发标准，时间也从不缩减。儿子不再趴在门框边了，他忙着早起读英语，但我们都在自己的“露台”上，认真地做着自己的事。

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教育：不必多言，你认真了，他自然就懂了。露台上的每一招每一式，都是说给他听的无声的话。